

菩提之路—佛力加持 不可思議 劉素雲老師主講 (第一集) 2013/12/8 香港佛陀教育協會 檔名：56-148-0001

尊敬的各位同修，大家好！請坐。首先我得向各位同修說一聲對不起，昨天晚上的第一節課講砸鍋了。可能昨天晚上你們聽沒聽糊塗我不知道，我是講糊塗了。我自己概括一下，就這麼幾個字來概括一下，前言不搭後語，語無倫次。為什麼會這樣？我告訴大家，這個答案我一定會跟大家說明白的。昨天晚上回到寮房以後，我們就在查找原因，因為這種現象是從來沒有發生過。後來這個原因找到了，而且是找對了，所以今天就一切順利。很抱歉，昨天晚上耽誤各位同修兩個小時的時間，真是對不起。今天咱們從頭來，昨天那節課就廢掉了，那個光碟也不會流通，今天是第一節課。

我跟大家說說昨天講課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是什麼因緣？因為昨天我講課的時候，我自己有個什麼感覺？就是我的講稿，就是提綱，就像泡在水裡，然後那個字都被湮了，上面還閃著那個波紋，我看不清楚這個字是什麼，這是一個感覺。第二個感覺，你們注意沒有，我把眼鏡戴上兩次，我就想戴上眼鏡看看這個字，我能不能看得清楚，結果我戴上眼鏡以後是什麼感覺？兩個鏡片全都是蒙著的，我不但看不到那水波紋，連字我都看不見。所以昨天晚上這堂課就是這麼講下來的。因為這麼多時間，講了這麼多次課，就這種現象這是第一次。當時我知道，肯定是哪犯毛病了，但是究竟犯在哪？就是我坐著講的時候沒有想出來，也沒有時間想。後來回去以後，我們就幾個人坐在那兒分析，究竟哪錯了？原因就找到了。確實是犯了錯誤，這個錯誤是什麼？我用這八個字概括，就是「自作主張，違逆天意」。應該是順天意，我昨天這個課講的是違逆天意

，而且是我自作主張就決定這麼辦了。

為什麼是犯了這麼一個錯誤？我先跟大家說一說，我這次來講課，這個題目是怎麼來的。大約是一個半月以前，我在聽師父講經的時候，看著光碟，就出了一個大題，這個大題就是現在我用的這個大題，叫「菩提之路」，告訴我這是總的題目，然後下面出了五個小題。因為前面有這樣的例子，我上次講了一個「我為淨土鼓與呼」，題目就是這麼出來的。所以很多同修不知道，以為那題是我想出來的。其實不是，都是我在看經的過程當中，它自己出來的。這次又出來這個「菩提之路」，我心裡就不奇怪了。當時我想，這什麼意思？是不是又讓我去香港見師父？我來香港肯定同修都希望和我交流交流，大概這個題目就是讓我做這方面準備。當時我這麼想的。第一天就是一個總的大題，「菩提之路」，然後下面有五個小題。第二天又增加了一個小題，我記著我還和刁居士說，我說昨天出了五個小題，今天又增加一個，還帶候補的。但是我不知道什麼意思。我想給六個，可能就讓我按六個準備，這個我也沒怎麼放在心上，因為這很平常。

我記著當時有同修打電話，就是已經過去半個多月以後，我這個材料我準備的時間大約是將近一個月。每天說實在的就是一種靈感，不是說我苦思冥想，我去想這個題目我怎麼說，我寫什麼，不是這樣的。如果我說我完全是記錄員，可能有點誇張，但是最起碼有一半我是充當記錄員的角色。就在這個時候，我記得有一位同修跟我說，想上我家住兩天，當時我就給她謝絕了，我說不可以。她問我為什麼？我說為什麼我現在不能告訴妳，以後我會告訴妳我為什麼不讓妳來我這住兩天。我為什麼沒讓她來住？因為這個同修她的特點我知道，我知道她來我家住這兩天她想幹什麼。第一件事情就是向我報告，她這段時間修得怎麼怎麼好，怎麼怎麼認真念佛，

表決心，我一定要去西方極樂世界，這是其中的一個內容。第二個內容就是吐苦水，倒垃圾，反正把這段時間所遇到的不愉快都得變相的，就是不明說，也就是變相的得到我這兒來說，還是人我是非，還是說自己對、自己好，別人不對，別人不好，無非就這麼兩個內容。所以我想她要在我這住兩天、住幾天，最起碼我得陪著她坐著，是不是？我要幹的事，我就沒時間幹，因此我就沒讓她過來住。

我記得以前我曾經跟大家說過，我說有同修到我那去倒垃圾。後來我就想個辦法，我就意念當中，我就設了一個垃圾筐，那個垃圾筐是帶蓋的，我倆對著坐的時候，我就意念把那蓋打開，他倒垃圾都往我那筐裡倒。倒完以後，蓋一關上，自動處理掉，我心裡一直念我的阿彌陀佛。有一次他跟我說他家的一個什麼事什麼事，說了一大堆，突然問我一句，劉姨妳說我該咋辦？因為我沒聽進去，我說你說啥？你再說一遍。他說咱倆對臉坐著，妳瞪著眼睛瞅著我，我剛才說的妳聽得那麼認真，妳怎麼還不知道我說得什麼？我說說實在的，我在念阿彌陀佛，你說啥我沒聽著。後來我告訴他，我說你知不知道我有個垃圾筐，你說那些都進那筐了，你說完了，我這筐就處理了。是玩笑嗎？是玩笑，也不是玩笑。

最近我又從我外甥女那學了一招，這招比我這高。我跟外甥女說：我說別人往妳這倒垃圾，妳怎麼處理？我外甥女說：老姨我會處理。她說你不是有個垃圾筐是帶蓋的嗎？她說我這個垃圾筐更先進，上面沒蓋，下面沒底，四周是鏤空的，你倒多少，它一點都不帶剩的，全都漏了。四周是鏤空的，上面又沒蓋，下面又沒底，你說它能存住嗎？當時我一聽，我就想智慧、智慧，真是大智慧，比我那垃圾筐好用多了。所以我說這麼一段，就是因為我知道佛友到我這來，肯定有一項任務就是倒垃圾。但是她不會直接說，我對誰

有意見，誰怎麼怎麼的，因為我太了解她的脾氣秉性。所以我就怕她來，我最起碼，她要住三天，我得陪她三天。我不可能說，妳擱旁邊坐著，我現在我要寫什麼，或者我要記什麼，這個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我就沒讓她上我那去住去。

當時就是將近一個月的時間，二十幾天的時間，我就把六個專題，這不是給我六個小題、一個總題目嗎？我就把這六個題目都寫完了，或者括號，都記完了。記完還是有個順序的，哪個是之一，哪個是之二，哪個是之六，就是這個順序都不是我排的。我都把它列好了。列好了以後，如果按原來的計畫，我是應該上個月的二十號來香港。為什麼定上個月二十號？因為我姑娘（我女兒），她要到江西去坐禪，她去年就去江西坐禪，連來帶去是兩個月，純粹的坐禪時間是四十九天。她做這事，我當母親的，我得支持，去！我跟她說，我說我要去一趟香港，在妳坐禪之前，我先去香港，妳在家照顧妳爸爸行不行？我姑娘說行。結果因為咱們師父去馬來西亞，那個時候我要來，我就見不著師父。所以我就把時間往後推，就推到這個月的六號過來的。

來了以後，應該說來之前，來之前關於這講稿的問題，以前有過這樣的是經驗也好、教訓也好，就是我的護法居士小刁，這個人是大好人，對我特別關心愛護，她提醒我，她說大姐，妳能不能把那些就是容易被別人攻擊妳的那個事、那個話，妳都把它刪掉？妳不要對外說。當時我是這麼解釋的，我說這個，一不是我能做得了主的，我告訴她，我說當我往那個座上一坐的時候，我知道純粹是佛力加持，說什麼不說什麼，有時候我那稿擱這都一點用不上。她有時候可能理解，有時候不理解。所以那個時候我記得剛開始有那麼一次，因為她喜歡看我的東西，我這個東西沒有保密的，我就把我的講稿給她看了。她看了以後就說，這塊不能說，那塊不能說，

說這個得刪掉、那兒圈掉。我當時就笑了。但是那一次沒有像這一次影響這麼大，反響這麼強烈。這一次我的講稿，小刁沒有完全看，但是我把內容我跟她叨咕了，我說了。說了以後，小刁就建議我，大姐那個不能講。我當時我就想，那塊不能講，可能就那塊還確實是重點。這是我內心的想法，但是我沒有跟小刁說。

前天我們兩個到飛機場候機的時候，因為我們那飛機應該是八點二十起飛，結果後來晚點到十點半起飛。我倆在候機大廳嘮的什麼話？就是關於這個我講不講的話。當時我倆確實是都很負責任，小刁跟我說，大姐，我建議妳，這個不能講。我這麼跟她說的，我說，小刁，如果是佛菩薩想通過我的嘴，把這些個告訴大家，我不跟大家說，我說我錯了，妳建議我不說，可能妳也錯了，咱倆就都錯了。但是我的想法是什麼？我知道因為小刁她出於對大姐的關心和愛護，她不想我被別人攻擊，好像我講這個東西，別人就抓住把柄了。以往是有這個例子的，因為她有切身體會，她就想保護我、愛護我，才提這個建議的。這樣我心裡自己做的決定，這個我就不講了。但是小刁她沒說，整個這一講妳全都把它刪掉，她是指其中的幾句話，或者一部分，她說這個不應該講。但是這個我心裡知道，這個稿我心裡有數，它是怎麼回事。如果這塊刪點、那塊刪點，它就零散了，它整個的結構、內容，它就破壞了。因為有些個東西不是我自己想出來的，我的理念、我的做法就是一定尊重原文，我不會隨意改變的，說這塊我刪點、那塊我加點，這個是不可以的。如果是我自己想出來的東西，我可以隨便刪、隨便減，但是這個東西不行。我這麼說，可能有的同修能理解、能明白。就這樣，小刁也不知道，我的最後決定是什麼。可能就是這個因緣。

反正我們倆那天一開始從家出發到飛機場，我們真是，小刁不也在我跟前嗎？我就跟她說，我說小刁，我發現妳今天怎麼這樣鬧

得慌？忙忙嘮嘮的，一過安檢，手機就丟了。因為我沒有手機，只有她這一部手機，下了飛機得需要和這邊接我們的同修聯繫，手機沒了。沒了，完了說，是不是在妳包？我就一個小雙肩揹的包，她裝她那個箱子裡了。然後她有一個包，我背著她那個小包包。我說過安檢的時候，這個包是一直在我身上背著。不知道為什麼，因為我這個胳膊不是壞了，裡面有鋼板和鋼釘嗎？他們告訴我，說妳過安檢的時候，肯定那個胳膊肘會叫喚的。我說叫喚，人能讓我過去嗎？說妳什麼東西吱吱叫？是不是妳跟他說明情況，妳做手術，裡面有鋼板，就可以了。結果不知道為什麼，從來沒有這麼順當過。前天過安檢的時候，根本就沒人理我，就那個小女孩說，過去，過去！每次不是拿個東西滿身劃拉劃拉嗎？前天就連這個都取消了，我就直接從通道我就過去了。完了結果小刁手機不是丟了嗎？說實在當時我不知道她著沒著急，我是一點沒著急。我說妳要是丟了，也可能在安檢那，上那再看看。她就去了，去了回來說，人家要看我的飛機票。我想看了飛機票，肯定就是這個安檢人員檢到了，要不然人家看妳機票幹啥？我說那妳拿機票去吧。她就拿機票去了，去了以後就把手機拿回來。人家是很負責任的，是不是？妳得說妳這手機是什麼型號，反正我笨，她比我也強不了多少，人家問她手機啥型號，她說不知道。怎麼證明是妳的？她說我那裡面有聯繫人，她把名說對了，人家把手機給她的。整個那天我的感覺，就是她特別忙乎，把所有的兜都翻了，沒有，完了就開始說在我那個包包裡。我說我沒有，因為這包我是背著過安檢的，沒在妳手裡。這丟了的手機就這麼找來的。所以今天小刁就非常自責，她老覺得，大姐這次來講課叫我給攪和了，叫我干擾了。我告訴她，我說不是那麼回事。

現在我明白是怎麼回事了，剛才我不是說第一天給我五個題嗎

？第二天又漲了一個題，就六個題了。我不是說嗎？為什麼又增加一個，還帶候補的？那是我內心當時的想法。這回這個問題出現以後，我就知道怎麼回事了。給妳六個題，妳到香港去講，妳得講廢一個，剩下的不還是五個題嗎？你看昨天第一講廢了，我不會再重新講這講了，我現在手頭有的還是十個小時的課，還是五堂課，一個也不少。我當時我就想，這護法也太厲害了，那個時候我還沒從哈爾濱出發，護法就知道我到香港我得講廢一堂。就這麼的，昨天出現這個問題，我們昨天晚上回寮房以後，真是認真的反思，為什麼會出這個問題。因為我今天講這個題目，「佛力加持，不可思議」，是第一講。昨天的，這不是我就完全把這講就取消了，如果沒有昨天這個事，這一講你們聽不到。因為我已經取消了，剩下五講，我要講那五講。大概是因為這講非得讓大家聽，所以昨天就這麼一鬧騰。那幾個警告，我跟你們說，你們信，我也得說；不信，我也得說。

你說昨天警告我們幾次？一開始中午吃飯的時候，人家上水果，我是基本不吃零食，小刁也知道我這個特點。昨天中午不知道她犯得什麼邪勁，就非得讓我吃這個水果。說了幾次，我都告訴她，我說我不吃，不吃。吃，就拿盤子、拿叉子去給我整這水果，一下子把她自己的水杯碰翻了。碰翻了，水就灑在桌子上，咱們有的同修趕緊拿毛巾過來給擦掉。我當時就想，你能不能穩當點，別慌裡慌張的。這第一個警告。這當時我沒想到它是警告，結果事情出現以後，我把它穿起來看，確實是對我們的一個警告。然後晚上，昨天晚上我進這屋以後，坐著沒正式開始之前，我們小刁就把放經書的那個架子劈里啪啦的給碰倒了。當時我還說，怎麼這麼毛手毛腳的，妳能不能輕點？就幾個信號，現在回過頭來才知道，人家在警告妳。

今天早上我跟大家說，我是前天晚上，就是來的第一夜，我一宿沒睡覺。這個在我來說，是有生以來的第一次。我睡眠特別好，我曾經說過，我是晚上八點多鐘睡覺，早晨兩點鐘起床，我一直是這個規律。從胳膊摔傷以後，我現在是三點起床，就是這麼一個生活規律。我到香港的第一夜，我是早上四點鐘糊裡八塗的勉強的好像眯了那麼一會，整個一宿翻來覆去睡不著。我就想為什麼？不是因為換地方，因為我適應性特別強，我到哪都可以睡得著。你說連著就發生了這麼多事，但是沒引起我的警覺，沒想想為什麼一個事接著一個事，真是沒想。昨天晚上如果不是把我的眼睛擋上，不是讓這個字都像水泡了、都涸了以後讓你看不著，我要是還不警覺，不反思問題出在哪裡，我下面那五堂課全都糊裡八塗，都亂套了，這講擱哪，那講擱哪？結果想明白了，昨天反思把問題找到了，我今天早上起來，我這五講非常順，一會我就理好了。所以我剛才說八個字，「自作主張，違逆天意」。

今天早上我四點鐘，我不知道誰告訴我的，就這麼幾個字，「該說的不說，妳錯了」。你看，這可能就想著我太傻氣唄，這麼警告妳，妳都看不懂、都沒明白，妳還按妳的老主意，該講的妳不講，那是妳嗎？所以說我錯了，恍然大悟，真是錯了，不能因為怕別人攻擊我，我把我要說的，我該說的，我就不說。這是我這次來這犯的一個比較嚴重的錯誤。我也知道，我第一講，一會你們聽了就知道。因為很多人攻擊我的主要目標，就是說我神通。因為我到現在為止，我從來沒追求過神通，我也不執著這個神通，我一開始很長一段時間，我不知道神通是怎麼回事。我記得還是一九九一年我請觀音菩薩以後，陸續的我就知道好多事，可能看到我前面光碟的同修能夠想起來，我就知道好多事。我以為我知道的，其他的同修、其他的人也知道，所以我才上辦公室去跟人家說，報告，我有什

麼新聞，國際新聞、國內新聞。那是一九九一年、九二年、九三年，那個時間就是那樣的。後來我突然發現，我知道的事他們怎麼不知道？我還問人家，我說我都知道，你咋不知道，不是大家都知道嗎？人家說，我們不知道。所以那個時候我不知道還有神通倆字，就那個時候。但是後來的事實驗證，就是我知道的那個事，不能說百分之百，我要百分之百有點吹牛，基本上都正確。我還想那怎麼回事？因為我聽不見聲音，我也看不著圖，我就是知道。我自己也納悶，這什麼意思，為什麼我就知道？怎麼知道？你要說我聽聲我知道了很正常，你要說我看見了我知道也很正常，我既聽不著我也看不著，我就是知道，就一直到現在還是這樣的。你現在讓我解釋，我也解釋不那麼太明白，因為這個你不能胡說。

所以這一次我今天講的這個題目，「佛力加持，不可思議」，尤其從不可思議來理解。我就直接跟大家說，我講四個問題來證明佛力加持，不可思議，都是我自己的親身經歷。但是你要說我是神通，這四個你抓哪個都是神通，它沒有通它不是這個樣子。但是我要告訴大家的，是實實在在的事實，這不是我編出來的。我要說我親身感受到了佛力的加持，我必須說我自己的切身感受，我舉別人的例子我說不明白，是不是這麼個道理？所以我今天把這個題目講出來，一是我不能自私，我如果這個題講了之後，遭到了猛烈的炮轟，說我搞神通、搞迷信，我認了。我認為我該跟大家說的，我一定要說，不管付出什麼樣的代價，我都無怨無悔，我認為值。所以今天我就如實的把第一稿講給大家聽，就是包括小刁提醒我，那句不能說、那句不能說，就這個我都如實跟大家說。因為這個東西不是我自己琢磨出來的東西，我沒有權力給刪改，真是這樣的。我覺得我認識到這種程度了，我必須得和盤托出，怎麼回事就是怎麼回事。至於同修們聽了有什麼樣的見解，有什麼樣的議論，那就隨緣

我今天跟大家說這麼一段，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，如果沒有昨天這場鬧劇，可能我今天不會講這個題的。因為昨天太明顯了，我的眼鏡是非常好的眼鏡，怎麼能戴上眼鏡，兩個眼鏡片就是蒙著；然後你不戴眼鏡，這個水，就是波紋，就這樣的波紋，你說那字我怎麼能看得清？可能你們要注意，後來看我不是這麼翻著嗎？我就心想是不是這一頁我看不清，下一頁我能看清？我連著翻好幾頁，一個都看不見。所以昨天我是提前六分鐘結束的，你們記著沒有，我說今天就到這。而且不但是這種反應，我昨天全身難受，我坐這講的時候，我後背那汗都直往下淌，不至於熱到這種程度。所以昨天是在一個非正常的情況下，給大家說了將近兩個小時。所以既然昨天那種做法是錯誤的，今天咱們就開始徹底的改正，該怎麼講還怎麼講，還是按原來我在家準備的這個順序，把剩下的這五節課給大家講完、講好。

我在這裡還想說，因為小刁她今天一直非常自責，總覺得這個事被我攪和、被我干擾了，她說我造的罪業大了。我說，妳有沒有責任？有，但是妳是表演的，人家通過妳來表演。我說，妳要是不干擾我，不提這個意見，另一種方式也會干擾的。這個我知道，和妳沒什麼太大關係。另外，妳提建議，我接不接受，那是我的事。我說這次主要的責任是在我，我不該恆順的我恆順了，我一想既然妳提這個建議不講，那咱就不講，我就恆順。我還開玩笑，我說我聽師父講經的時候說了一句痛苦的恆順，我說我現在還沒有達到痛苦的恆順，我這是普普通通的恆順，我就恆順。你們想是不是責任在我？我要不聽妳的，我就是這麼講，她也沒辦法，人家提建議沒有什麼歹意。所以我希望大家，以後同修們看到這張光碟的時候，正確的認識和理解這件事情的發生。小刁只不過是一個，怎麼說？

就是通過她來表演，來演這場戲。後來我怕小刁上火，我跟她說，實際這次妳是來演戲的，就演這個護法怎麼個當法。我說因為咱們不是不想把這護法當好，現在咱是不太懂、不太會。不懂、不會，咱就學，咱就提高，是不是？我希望小刁千萬不要有思想負擔。妳看我都把話說到這個分上，妳有啥思想負擔？我也希望同修們能夠理解，千萬不要對這件事情有這樣的說法、那樣的說法。因為我把事情的來龍去脈我都如實的告訴大家了，錯就錯在這。昨天第一講給人家免了，講的另外的一講。所以，說白了就是有形眾生、無形眾生，咱們看不到的，可能人家這一講裡，有的人就是通過哪句話，或者哪一段，人家就得度、就往生了，咱給人免了，那人家能讓嗎？所以今天咱就如實的跟大家說。我不知道我這一段，大家聽明白沒有。如果沒聽明白，有什麼疑問可以問，我再給大家解釋。

我為什麼能把問題反思出來？就是我姐姐在她往生週年的時候，和我有一段對話。就這個，你說是不是神通？我不知道應該來怎麼解釋這事。那麼多對話以後，也是第二天又補充了一段。因為這個在我的稿子提綱上都能看出來，我姐跟我那個對話，到最後那頁稿紙的最後一行，正好是結束的。結果第二天又補充一段，我是用小字就寫在這個旁邊，一看就不是一次性寫下來的。當時我還想，這個怎麼也候補了？原來那些都說完了，完了這又補充一段，這一段是幹什麼的？沒太去想，我這人就是不善於想，我一切都隨緣。所以一會我說的時候，你們理解理解，最後一段可能就是針對昨天發生問題，就是來解釋那一段的，解釋昨天為什麼會這樣。今天我反覆的把那段仔細推敲推敲看一看，這回我可認真想了，是針對昨天那個事來說的。那你想怪不怪？怪也好，不怪也好，反正我今天就抱著這麼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，我一定要把今天的第一講如實的告訴大家。

因為佛力加持不可思議，咱們先說說佛力加持。有的人就不太理解，這佛力是真加持還是假加持？因為以往給我提問題的時候，有一些佛友是提這個問題。我給你們說一個笑話，哈爾濱有同修跟我說，劉姨，我有個好朋友，也是咱們學佛的同修，他告訴我說，不能打傘，就下雨打的傘、遮擋太陽打的旱傘，那傘。那個同修告訴那個同修說，不能打傘。這個同修就問他，為什麼不能打傘？這個同修解答是，劉老師講課說過，打傘那佛力加持不上。我聽了以後，當時我真是憋不住笑了，我還真不知道還有這麼理解的。因為什麼？我講課，我確實舉過這樣的例子，譬如說佛力加持誰，不加持誰。我說佛是平等加持的，不是加持我，不加持你。我說為什麼加持我，我就感受到了？為什麼加持你，你沒感受到？是你那個障礙障住了。我就舉個例子，譬如外面太陽挺大的，這個太陽是不是平等的照耀每一個人？但是你打一把傘，太陽就遮住了。結果我們這位同修就告訴大家不能打傘，劉老師說打傘佛力加持不上。想得太天真了！後來我聽了以後我就笑了，我說糟了，人家賣傘的那些老闆肯定得找我算帳了，哪來的這麼個老太太胡說八道，弄得我們這傘都賣不出去，沒人打傘就沒人買了。你說這是笑話嗎？也不是笑話，就是不同的問題，可能他理解的角度就不一樣。像這個是完全屬於一種錯誤的理解，你想佛力加持那個力量有多麼強，打一把傘就加持不上了嗎？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我就想，安排我要講這個專題，肯定是有許多同修存在這方面的問題，就是通過我來告訴大家，這個佛力加持到底有沒有？另外這個佛力加持，它是不是不可思議的？思就是想，議就是說，就這個東西是你想也不想明白，你說也說不明白的。所以今天我從四個方面來說這個問題，就說我自己的例子。

第一個例子我想說說，重病現前，佛力加持不可思議。就是我

自己曾經得過重病，絕症，那不是一九九九年嗎？我記得以前我講課的時候，我曾經說過，我已經經歷了四次死亡，所以我對死亡一點恐懼沒有。有時候我說，可能大家以為我在開玩笑。就是有時候當你經歷所謂的死亡的時候，是一種非常微妙的那種感覺。你說是溫馨、幸福還是快樂？具體讓我說，我說不出來，但是我沒有恐懼。所以今天我就想給大家說說，我經歷這四次死亡是怎麼回事，然後又怎麼體現佛力加持的，它確實是不可思議。

我第一次經歷所謂的死亡，咱們就用這個詞，是二〇〇〇年的二月二十五號到四月二十八號。因為這五十七天是我第一次住院，住院的時候，大夫說我的病是最重的，結論是隨時面臨死亡。我是二月二十五號入院的，四月二十八號出院的，一共是五十七天。這五十七天頭半個月，我點滴來的，打吊瓶了。因為那個時候我不知道我那麼多藥都過敏，結果打了半個月以後，我就全身過敏了。那個過敏嚴重到什麼程度？頭皮都是紅的，耳朵眼裡都是紅的，就全身你找不到一塊你本來的皮膚那個顏色。原來是一塊一塊的，後來連成片，整個全身，人就成紅人，我就像穿了一個緊身的紅制服似的，紅衣服緊身服似的，就那感覺。當時我記得大夫們都特別緊張，後來他們說我才知道，說那麼嚴重的過敏是非常容易死亡的，而且死亡率高還急，沒有搶救的餘地。這是大夫們後來說的，因為我住五十七天都比較熟了，也看這老太太挺隨和的，所以跟我說話的時候就說了這個。我那一次，我覺得那是我經歷的第一次死亡。有時候就那種感覺，因為我的同學、同事、親朋好友上醫院去看我，他們全哭，就是送我去。因為大夫說了，這個老太太隨時面臨死亡，三、五天也是她，三、五個月也是她，三、五年也是她，人家說的就是這樣的語言，因為當時我就在現場聽著。

我對這個事為什麼沒有太深的感觸，就是我緊張、恐懼？我說

過，因為我倆學生是這個病走的，一個男孩，一個女孩。當時這兩個孩子維持的時間是半年，就是六個月；往我一想，醫生說我三五天、三五個月、三五年，人家也沒說錯。人家那倆孩子，你看都是六個月以後就走了。我要能湊出六個月可能也就不錯了，人家大夫又說我是最重的，可能我六個月大概是不行，那就再短一點。就是這樣的。當晚上躺在床上的時候，你似乎每一天，晚上你躺在床上的時候，你都不知道你第二天早上還能不能有這口氣，真是那種感覺。然後醫生在我面前，他們想老太太心態好，所以他們說的一些話也不避諱我，就當我面說，給那些實習的醫生在我床前講課，就直接說這個話。所以我知道我隨時面臨死亡，要不然我怎麼能知道？因為這是當著我的面說的。所以那個時候就想，死亡也沒什麼可恐怖的，因為是第一次經歷，還有點好奇心。晚上躺那就想，不知道明天我還能不能醒過來？人家不是說那麼一句話，「今天脫了鞋和襪，不知明天穿不穿」。就是你今天把鞋和襪脫了，你上床睡覺，明天你還能不能穿，你都不知道。這句話，我那個時候我體會到了，真是這種感覺。因為那次過敏也非常奇怪，你們說是不是佛力加持？就是我已经過敏了，按道理說，過敏到那種程度，可能我就應該走了。我沒有走，沒有走以後，臉上這紅、身上這紅，就逐漸往下消。完了醫生和護士都挺高興，也挺驚訝的，說老太太見好了。

就在我見好的時候，因為當時我是住在一床，半夜四床又送了一個老太太，跟我一樣高度過敏。完了這個老太太不知道家裡的人怎麼回事，把這個老太太送到我們這個病房住在四床以後，因為她是半夜送去的，家裡的人一個沒留，就把老太太一個人扔在這了。結果我就覺得那個老太太，她可能渴了，她拿手就到處抓，抓的時候，她的床頭櫃放個水杯，她就把這水杯都碰到地下就灑了。因為

一共就四張床，我是一床，她是四床，中間隔著兩張床。我一想，沒人管她，我起來管她。我就自己也是過敏者，好了，也沒忘了去幫助人。所以我說人還得善良。完了我就起來，起來我就去照顧那個老太太去了。完了我給她餵水，我說妳是不是渴了，好像老太太比我年齡大，我說老大姐妳是不是渴了？她點點頭，完了我就拿小勺給她餵水。我說上不上廁所，妳要上廁所，有便盆，我給妳接。她半夜送去的，所以下半夜是我在照顧她。第二天，醫生可能都要查房了，她家的兒女才過去。老太太就跟她兒女說，多虧你這個姨，昨天晚上照顧我下半夜。完了孩子們可能也不好意思。這是我第一次，我沒有走。感覺有死亡的那個感覺，但是沒有恐懼感。這是二〇〇〇年的二月二十五號到四月二十八號。

我四月二十八號為什麼出院？這不是打半個月就過敏了嗎？藥就全停了。我當時口服藥我一次是吃十三種，你想十三種口服藥多少，每天吃三次，最後就連吃口服藥也過敏。那口服的也不行，點滴也不行，打針肌肉針這都不行，大夫就說，老太太弄不明白妳這病了，妳說怎麼給妳治？我說治不了，我回家治去。就這樣，我是四月二十八號就出院回家了。可能後來有的人看了我的光碟說，是不是學佛的人學傻了，有病就得念阿彌陀佛，也不看醫生，也不吃藥，是一種誤解。我在遇到這種情況，我是這樣說的，我說那三種病，師父都講得很明白，有病你該看醫生看醫生，該吃藥吃藥，和念阿彌陀佛一點也不影響，雙管齊下，有什麼不好的？但是我有一條，就是醫生已經救不了你的命，本來就是治病不治命，醫生已經宣布沒有辦法，這個時候絕對要告訴他念阿彌陀佛，不可以再存任何幻想。如果你再說，好好念佛，好好治病，會好起來的，你這個是耽誤他大事了。如果人家一般的病，發燒、感冒，該吃藥吃藥，該打針打針。所以要客觀的對待這些事情，不要絕對。我們有些同

修，往往一遇到這問題，就非常絕對，你就不能吃藥，不能去打針，你就念阿彌陀佛。有的人沒入佛門，或者剛入佛門，人不理解，一下子會把人障到佛門之外的。人家說信佛了，醫生也不讓看，藥也不讓吃，人退出去了，你耽誤了人家法身慧命，是不是這樣？所以這個問題咱們要注意。這是我第一次經歷所謂的死亡。

第二次，第二次是二〇〇二年，這次我是在廣州，因為我女兒那個時候她在廣州搞汽車配件，往哈爾濱發貨，就是哈爾濱如果有需要的，哈爾濱沒有件，她從廣州給發回去。我剛開始去的時候，我挺好心的，我心想姑娘一個人忙忙乎乎的，我去幫她一把。我是抱著這種態度到廣州去的。你們都不知道我怎麼幫的忙，譬如說，哈爾濱來電話，我姑娘沒在家，我接的。人家說要個什麼什麼件，因為我什麼號我都不知道，我說你乾脆給我傳過來，我就照著你這個跟人家說。完了後來就用這種辦法給我傳過來了。我就給人，那叫詢價，當時我新學的詞，叫詢價，詢問。完了我就給某個店打電話，我說什麼什麼件多少錢（我這只是舉例子），人家回答我說，五十塊錢一個。我馬上給哈爾濱那邊打電話，我說詢完了，五十塊錢。完了就這麼的好幾次，就被我那個對門的鄰居，就是我姑娘那個劉嫂，有一天她就碰著這個事了。她說，孀，妳幹啥？我說哈爾濱有詢價的，孀子沒在家，我幫她詢詢。她說，那妳詢五十塊錢，妳就往那報五十塊錢，那幹啥？咱們玩！妳這不得賺點錢嗎？我說我沒尋思這個事，我說還得賺錢？你說我腦子多簡單，我說還得賺錢？她說那妳不賺錢，劉姝孀在這房子是租的，水電費需不需要用錢？妳發貨需不需要用錢？妳五十塊錢買的，妳五十塊錢賣出去，妳這真是玩的，這老太太。完了我姑娘回來，看到嫂子就跟我姑娘說了，劉姝孀，妳可別讓妳媽給妳弄了，讓妳媽給妳弄，我告訴妳，妳就得賠個底朝天。我姑娘開始笑了，我媽就是這樣，這很正常

。我就能這麼幫我姑娘忙。

我怎麼說這是我第二次經歷死亡？我那時候我就吃素了，已經吃好長時間素了。我去了以後，我姑娘就說我缺營養，營養不良，得給妳補。補，廣州時興煲湯。我姑娘說，媽，從現在開始，妳不能吃素，我得給妳煲湯。非常孝心，每天出去買那個佐料回來給我煲。我記得非常清楚，第一天給我煲的叫烏雞湯，那個小雞的皮是黑不溜秋那樣的，烏雞湯。也沒少煲，煲了六個小時，告訴我必須得煲到時候。我說妳來廣州沒白來，學會了煲湯。這個烏雞湯煲了六個小時，煲好了以後，端上來了告訴我，湯妳得喝它，肉妳得吃它，不能剩。我就跟她商量，我說，姑娘，媽是吃素的，妳這個我不吃、我不喝行不行？我說我不缺營養。就不願意、不高興了。我老伴就攔旁邊，反正你說是幫他姑娘說，還是勸我，我也分不清。完了就說，老伴妳別不知道好歹，妳說姑娘這麼孝順妳，花這麼大氣力給妳買雞煲湯的，完了端上來，商量妳都不喝，妳怎麼那麼不識抬舉？就這倆人這麼一夾攻，你說我怎麼辦？你說吃吧、喝吧，不是我的本意。你說喝了、吃了，怎麼辦？後來尋思，那時候不知道還有恆順這個詞，為了姑娘高興，我喝它、吃它，我就把湯也喝了，把那個雞也吃了。吃完了以後，我姑娘攔旁邊看著我，她看著我吃的、喝的。完了問我，媽妳看，妳這喝了也吃了，是不是也挺香的？我說，妳讓我說真的說假的？她說，說真的。我說那個湯我沒喝出啥滋味，那個肉我吃得就像木頭渣子似的，渣不約約的，我也沒吃出它好吃來。完了我姑娘臉一扭，這老太太不識好歹。就這樣的。

雖然這麼說了，人家不太高興，第二天照樣去給妳弄。第二天弄得什麼？叫排骨湯。她那一個禮拜基本上不重樣，今天給你煲這個，明天給你煲那個。好，沒有半個月，把我煲到醫院去了。這半

個月你要說和這個有沒有關係，你不能說一點關係沒有，那得實事求是說。你要說百分之百就是因為這個事，是不是也有點冤枉人家孩子？人家好心好意的。什麼感覺？就是哮喘，上不來氣，根本就不能躺著，一宿一宿我得坐著，後面給我靠著被、靠著枕頭這麼直溜坐著。前面端一個大玻璃瓶子，幹啥？吐痰。我平時根本沒有吐痰的習慣，這一宿是這一罐子。你說那個滋味多難受，就是平地我都走不了幾步。連它那個衛生間也是在室內的，我就從床上下來走到衛生間，十步都沒有，我都走不去，就能喘到那種程度。我姑娘一看，不行，說媽，住院去吧。如果我沒記錯的話，廣州有一個 1 5 7 醫院，是部隊醫院，我姑娘有一個好朋友在那個醫院工作。她打電話告訴他那好朋友說，我媽媽病了，我自己不知道怎麼辦，你來幫我看看。那個小孩來了，男孩子。後來他說，姨，妳覺得怎麼的？我說就是哮喘，就是喘，上不來氣，不能走路。當時我們租那房子是三樓，這個樓就三樓，我咋下？下不去。後來兩個孩子，連拖帶抱的給我弄到樓下的，這樣就把我送醫院去了。送到醫院就擱醫院裡，當時那個小男孩告訴我，他說嬸，給妳看病的那個地方是三樓，咱們上去。因為我第一次見著這個孩子，我不認識、不好意思，我心慌了，我走不了，這平地我都走不了，這三樓我咋上？我說先歇歇、歇歇吧，我就站在那琢磨，我怎麼能上去？結果後來我姑娘說，媽妳覺得怎麼的？我偷著跟我姑娘說，我說姑娘，媽實在是上不去，這三樓可咋整？我姑娘就跟那小男孩說，我媽上不去怎麼辦？後來他們倆弄個推著的輪椅，它那還沒有那坡坡道，他們倆就這樣拿輪椅給我抬到三樓的，我就那麼的住在 1 5 7 醫院的。

然後又開始打針，打針的結果肯定又是過敏。我在那住了二十一天，好像是。醫生說，什麼藥都不能用，打什麼藥都過敏，這可怎麼辦？我記著有一天，我什麼感覺？你要說我什麼事都不知道，

也不是，似懂非懂，似明白非明白，我就好像進了一個隧道似的，我也沒見著這個陽光隧道是什麼樣的，好像進去的時候是挺寬的，像個圓的似的。愈往裡，你就從這頭瞅著那頭就愈來愈細、愈來愈細，就是這種感覺。當時往裡走的時候，心情非常高興，就好像前面有什麼好事似的，就那感覺。我進去以後，我就往裡走，還美滋滋的。好像是走了有多遠我也不知道，自己突然覺得，那邊是什麼地方？我幹嘛要上那個地方？回來！就這麼一轉念的時候，我就回來了。這個是不是我經歷的第二次死亡我不知道，我認為是我第二次經歷。可能我進入這個隧道的時候，大概用現代話說，我的靈魂大概已經出來了。這是我經歷，在廣州經歷的第二次。但是就這個事，到現在我姑娘都不知道。我這四次經歷，我姑娘、兒子，包括我老伴，誰都不知道，我沒跟他們說過。今天為了跟大家把佛力加持這個題目講清楚，可能就讓我舉妳自己實際的例子，妳能說得明白。這是第二次。

第三次是二〇〇四年，這一次是我第三次住院。前面第一次我是住院，第二次廣州住院，現在講的二〇〇四年是我第三次住院，也住在我們哈爾濱的一個大醫院。去了以後，打上點滴，當天就過敏了。醫生說，這種藥應該是不過敏的，這老太太什麼體質，就這麼過敏？問我。我說以前住過兩次醫院，每次打點滴都過敏。他說那妳口服藥過不過敏？我說因為打點滴的過程當中也服口服藥，至於是哪個藥過敏，我说不準確，因為我對醫院的藥我是一點不懂的。就這樣又過敏了。醫生說那怎麼辦？妳住院不能用藥，這怎麼治療？回家又覺得危險，因為當時病情確實很重。我姑娘和兒子說，要觀察也先在醫院觀察觀察。所以那一次，好像一共大概又擱醫院觀察了二十幾天。所以我從有病，一九九九年發病到現在，我一共是住了三次院，三次院經歷了三次死亡。因為我晚上，就第三次住

院，我躺在床上的時候，我自己覺得我不知道上哪去了。我不知道我上哪去，但是我覺得我不在這個房間，我也不在這個床上，就是那種感覺。但是當我，我就用這個詞，醒過來的時候，我發現我還在床上。這三次是我在醫院經歷的，第四次是在我自己家。

這個以前我講過，就是二〇〇五年六月份，當時頭一天晚上跟姑娘一起看電視，挺好的，什麼感覺都沒有。然後我姑娘讓我陪她在她床上住一宿，因為我姑娘那時候還沒結婚。我說都老大不小了，還讓媽媽陪妳睡一宿。說：媽來唄。我就去了，就跟我姑娘睡了一宿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就起不來床了。什麼反應？不能抬頭，抬頭就休克，哪也不痛，也不難受，側著都不行，你別說起來，就是枕著枕頭，你自己試著把腦袋這麼一抬，休克過去了。後來就隔了有四、五天，有一次我家孩子沒在家，就我老伴在家，我就跟我老伴商量，我說你把我扶起來，我看看能不能把腦袋挺起來。他把我扶起來以後，完了他往後退，我往前走，扶著他兩個肩膀，然後用我的頭頂著他的頭當支撐物，要不我這脖子像彈簧，它立不起來。然後我說，你把我帶到衛生間去。從床上到衛生間，那多麼近的距離，就這一段距離我休克了兩次。這兩次的感覺，就是遠遠的是連綿不斷的大山，在大山的那一側我看不著人，全是念阿彌陀佛的，聲音特別美，特別好聽，就咱們念佛，比咱們念得好聽多得多。就是已經休克過去了，我就是那種感覺。這是我醒了之後，我老伴問我，妳剛才怎麼的，妳幹什麼來著？等我過來的時候，我老伴問我，妳怎麼明白過來了？我說老遠老遠的大山那面全是念阿彌陀佛的。我老伴說，是我念阿彌陀佛。我說不對，不是你一個人，老多老多的，只是我沒看著人，但是聲音我聽老多人在念阿彌陀佛。我老伴說，妳不事先跟我說過嗎？一旦有什麼危急情況，不讓我喊妳的名字，一定要念阿彌陀佛，他說別的我記不住，這個我記住了。剛才

我一看見妳休克過去了，我就趕快念阿彌陀佛，我可沒喊妳名字，是我念阿彌陀佛把妳念回來的。我說反正不管誰念的，我聽到阿彌陀佛佛號我就回來了。就這種情況有兩次。所以我說二〇〇五年這一次，是我經歷的第四次死亡。

這四次給我總的感覺是什麼？沒有什麼值得恐懼的，就我緊張、我要死了，一點這個死的概念都沒有，好像是挺輕鬆、挺樂呵的。你說這個是怎麼回事？如果不用佛力加持來解釋，用什麼能解釋得明白？這個事確實是我自己親身經歷的。再一個，你譬如說，我跟大家說過，也可能那時候說，有人在說我，她盡說迷信。我那時候因為滿身滿臉全都是那個紅斑，它不是平的，是起層的，就像那個久旱的乾地曬裂了似的，特別難受，你一碰就像要掉渣那種感覺。晚上我躺在床上的時候，就覺得有人在給我塗什麼東西，涼颼颼的，特別舒服，挺濕潤的。但是我睜開眼睛，我再摸摸自己的臉，還是那麼乾巴巴的難受，就沒有那種濕潤的感覺了。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，完了後來我就跟我姐說來的，我說姐，一到晚上，我這臉就濕乎乎的，非常舒服。我說一睜眼睛一摸，它又是乾的了，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。這個事是我今天第一次說，當時我記得我姐笑了，說有人在給你治病。我還想晚上我擱家躺在床上睡覺，誰來給我治病？那時候不理解。我說誰給我治病？我姐姐笑著說，觀音菩薩。這是二〇〇〇年我出院之後。

現在我回過頭來想，那時候我姐說那句話，我根本就沒往心裡去，我說觀音菩薩來給我治病，我說還有誰？妳告訴我，我得表示感謝。完了我姐說，她還說了一個荷花仙子。這我記得特清楚。我說一個是觀音菩薩，觀音菩薩現在我知道，因為我請觀音菩薩了，大慈大悲。我說荷花仙子她是幹啥的，我不知道，沒見過。那時候我姐告訴我是觀音菩薩、荷花仙子，晚上來給我治臉上的病。到底

是不是觀音菩薩、荷花仙子給我治的病，無從考究是不是？因為我也看不著。但是我確實病好了，臉上那個斑就任何人，就給我治病那老教授說了，妳的命保住了，妳的斑肯定是掉不掉的，就得帶著了。我記著我還說，我說這麼大歲數，也不指這找對象，它長著斑就帶著。我心態一直比較平和樂觀。所以後來我這病它就好了。那可能有同修問我說，妳這個病究竟是怎麼好的？我剛才跟你們說清楚，我不能用藥，吃的、點滴、針劑，全都不能用，你說我怎麼好的？我自己能總結出來的，一條有人讓我念大悲咒，我的一個老大姐。我拿過來就能念那個大悲咒，她非常奇怪，她說素雲以前妳讀過嗎？我說沒有，這不是剛才妳給我拿的嗎？她說妳為什麼會讀？我說那妳不會讀嗎？認字不都能讀嗎？她說這都是豎行的繁體字，她說一般拿過來就讀，好像不太可能。她說了一句，可能妳和觀音菩薩有緣。我讀大悲咒是讀了半年的時間，六個月，每天讀一百零八遍。我讀一百零八遍大悲咒是兩個半小時多，後來讀熟了，不用拿著那個紙，我就直接背就行了。是不是這個大悲咒起作用？

現在回過頭來看，我總結的話，找原因，我這病怎麼好的，因為人家老教授也問我，誰給妳治好的？因為他是我們省第一把手，就是治我這個病的一把手，他想我沒有給妳治，妳這病怎麼就好了？後來問我，我不說，我說有人讓它好的。他說誰？我說不能告訴你，告訴你，你也不信。就這樣的。你說讀大悲咒可能是其中的一個因素，第二個就是二〇〇〇年有人告訴我念阿彌陀佛。因為在二〇〇〇年的時候，我那個時候光知道觀音菩薩，我不知道、我不認識阿彌陀佛。所以就是給我大悲咒這個老大姐，她信佛，她告訴我，她說素雲，妳念阿彌陀佛。我說：阿彌陀佛是誰？她說：阿彌陀佛就是阿彌陀佛，妳就念阿彌陀佛。我說：都管什麼事的？她說：妳念阿彌陀佛，妳這病就能好。那我就念阿彌陀佛，念了半年大悲

咒，完了念的阿彌陀佛，就把這個病就念好過來了。今年是第十四個年頭，你看一九九九年到現在，醫生給我的結論是三五天、三五個月、三五年。你看現在十四年過去了，我不但活著，而且我活得挺好。

所以重病現前這個佛力加持，你怎麼解釋？我認為確實是不可思議的。你就一條，你治所有的病都需要用藥，我就什麼藥都不能用，你說怎麼好的？就這一條，念阿彌陀佛念好的，無可非議，我自己心裡最知道。醫生他都不理解，妳怎麼好的？人家老大夫後來向我請教，妳臉上的斑怎麼掉的？我當時想老醫生七十多歲，治過無數這種病例，他說從來沒有看見得這個病的這個斑能掉的。我說你想跟我取取經？他問我，妳臉上都擦過什麼？我說除了涼水洗臉以外，我沒擦過任何東西，結婚的時候買了兩盒雪花膏擦腳了，沒擦臉。我今年都六十九歲了，沒擦過任何東西，它就好了。現在有同學見我說，劉老師妳皮膚真好，愈來愈好。我就說，你要想皮膚好，比我還好，好好念阿彌陀佛。真是這樣的。這是第一個，我舉我自己的例子，重病現前，佛力加持不可思議。

第二個我想說說，我姐姐往生，去年十一月二十一號我姐姐往生，這個佛力加持不可思議太明顯了。因為什麼？就是我姐姐往生，我從來沒看見過這樣往生的。以前送往生，我也看見過走得比較好的，也看見過走得比較不好的，但是就像我姐這麼往生的，我真頭一回看著。所以現在不管別人對這個事怎麼說、怎麼想、怎麼議論，我絕對是堅信不疑的，因為我都在跟前，這也是我親身經歷。按照我姐平時這一輩子，那是再窩囊不過一個老太太，誰都可以欺負她，我記得那光碟我都說過。你看我都欺負我姐，那別人還能不欺負她嗎？就是這樣一個老太太，人家最後走得這麼瀟灑、這麼自在，出乎我的意料之外。而且現在我姐走一年多一點了，回過頭來

你再去想她跟我說的什麼，她做的什麼，沒有一個不兌現的，百分之百兌現。奇跡！

我姐往生，我是提前，這麼說吧，半個月也好，一個月也好，因為它時間變化了，所以咱們先說我提前一個月知道的。當時提前一個月是十一月八號，早上我拜佛的時候就告訴我，就是我剛才說的我的那種感覺，那段話我在以前的光碟裡我曾經說過，我再跟大家叨咕叨咕。那是十一月八號的早晨六點十五，說「妳姐姐劉素青並非凡人，她是菩薩來度眾生的，即將圓滿，往生時間在一個月之內，往生殊勝，不用助念，自在往生，一切由佛菩薩安排」。這是十一月八號的早晨六點十五，就是我那種感覺，當時因為我正在磕頭，我就想等我磕完頭，你再讓我想，我想不出來。我就趕快停下磕頭，我就拿這麼大的一個小紙片，我就把這一段話就記下來了。記下實際我心裡犯尋思，這是咋回事？這不就是告訴我姐姐要往生了嗎？還有一個月時間。我一算，那就是十一月八號到十二月八號，這不就是一個月嗎？但是這個事我跟任何人都沒說，包括我姐在內，我就把這個紙片收起來了，也就過去了。

結果十一號，完了就是這首偈子，一會我再說說，有同修對這個偈子就是有疑惑。這個怎麼說的？還起個名，叫「送姐行」，說「姐姐駕鶴西歸去，上品上生見彌陀，姐是妹的好榜樣，妹妹作偈送姐行。姐姐先行回家轉，妹妹後面緊跟隨，雙雙回歸極樂土，再返娑婆度群萌」，就這個。我就想這又有這個了，我就再拿一張紙，我就把這個記下來了。後來就有同修不是說嗎？姐姐駕鶴西歸去，駕鶴是道家的，那她往生極樂世界嗎？她駕鶴她飛到哪去了？我這麼跟大家說，因為這個都是原樣的，我一字都沒有更改。咱們學語文的時候有沒有一個修辭法叫比喻，有明喻、有暗喻、有借喻，三種比喻的方法，實際這就是一種比喻的方法。再一個，儒釋道三

家，三是一，一是三，它是不分別的。所以這麼說，你非得要研究研究她駕鶴她沒飛到極樂世界，她飛哪去了？那這個問我，我不知道。你要問我知道我姐上哪去了，我說她上極樂世界了。那你說我不信，她駕鶴的，她沒坐蓮花，要是這麼的扣著起來，好像誰也不容易說得明白。這是十一號。

到十五號，就是那個我給起的名，「密碼」。2 0 1 2 1 1 2 1 1 2，也就給我這麼一串數字，我就用可窄的一個小紙條，我就把它記下來了。記下來等我磕完頭以後，我坐在桌前，我就想這什麼意思？後來我給它解讀出來了，這是我姐往生的具體時間。二〇一二年，1 1是月，十一月，2 1是二十一號，最後那個1 2是中午十二點。這是我解讀出來的，不是誰告訴我的。你說這是十五號，到二十一號還有六天時間，很簡單，就是六天時間。我一想這六天時間能不能就是這樣？這樣的事情會不會發生？我心裡是有疑惑的。然後又到十九號，到十九號，那十九、二十、二十一還有三天，這個時候，我真是拜佛的時候，我真跟阿彌陀佛，求阿彌陀佛你可別讓我打妄語、說謊話，這個事可不能騙人。這不是一種懷疑的念頭嗎？這個時候我被呵斥了，就是感覺是那種呵斥，不是看見人，不是聽見聲，就是我感覺那種呵斥，妳懷疑什麼妳懷疑？告訴妳的消息都是真的，然後語氣緩和了，這幾句話是緩和了的語氣跟我說的，說「莫懷疑，莫猶豫，一切信息都是真的，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午十二點準時表法」。這個時候我就尋思，都被呵斥，妳別懷疑了，妳懷不懷疑那就看到時候是不是這麼回事了。所以我的思想真是這樣想的。

然後，這不就是這一天十九號嗎？到二十號開始，這個障緣就開始上了。第二天，二十一號不就是往生嗎？這個事我認為佛力加持是最突出、最明顯的。因為什麼？因為我脾氣比較急、比較暴，

你們看我現在挺柔和，實際我是一個剛烈脾氣的人。你說別的你影響還行，你影響我姐往生我能讓他嗎？我能饒了他嗎？不管是我姐的孩子，還是我自己的孩子，我絕對不會答應的。但是事先都告訴我了，我姐告訴我，這是我姐沒往生之前她告訴我，她說小雲我告訴妳一件事，她說我往生的時候有障礙，而且這障礙挺大。我說這障礙來自於哪裡？我姐說，來自於我至親至愛的親人。那至親至愛的親人是誰？丈夫、兒女，包括我家的我兒子、我姑娘，因為她大姨最喜歡我姑娘，就這麼一個外甥女，就這些是至親至愛的。當時我沒有理解，我就尋思他們能障礙嗎？這是我當時的想法。然後我姐說，妳要做好思想準備，因為她知道我脾氣比較暴，怕到時候我跟孩子們再對立起來。這我姐囑咐我的。我也知道，告訴我是怎麼告訴的？說我姐往生有障礙，障礙很嚴重，但是掀不起大浪，翻不了船，讓我退則是進，讓我以靜制動。

對我來說是定心丸，整個我姐往生的過程當中，我一點火沒發，就是他們鬧到那種程度，把我薙著脖領子跟我從屋薙到走廊去兩次，我笑呵的。要攔以往那還了得，有的佛友看不下眼，說這是誰，敢跟老師這麼說話？咱們是不是得衝上去？意思得衝上去保護老師。後來有的佛友認識說，那是老師的姑娘。我姑娘。完了人家佛友說，那也不行。後來說，看咱老師什麼態度？我不慌不忙，妳讓我上走廊，妳給我薙出去，我就上走廊；妳說妳要報警要抓我，那妳報去吧，我該抓就抓，一點沒著急。所以我說這個佛力加持簡直是了不得，如果沒有事先這個墊底，這個定心丸，我姐往生那兩天說不定打到什麼程度了。真是很難，真是不可思議、不可思議。所以我姐這次往生，就這整個的經過，為什麼我說我是堅定不移的？因為我都在跟前。

再一個佛力加持，你看我就這麼一個姐姐，爸爸媽媽已經都離

開人世了，就這麼姐妹倆，可以說相依為命姐妹倆。聽到我姐姐要往生的消息，到我姐往生，到現在一年多一點時間，我沒有離愁別緒，也沒有一點點的思念，也沒有什麼悲傷，非常奇怪。我到現在為止，肯定我是一個眼淚也沒掉的，我都沒思念、沒悲傷，我還能哭嗎？我自己都想，這佛菩薩太慈悲了、太慈悲了。所以這一件件、一幕幕的事，事實就擺在這，你相信還是不相信？這是我說的第二個，就是我姐姐往生，這是佛力加持。沒有加持，我姐往生能到那種程度嗎？因為那種干擾，就我姐姐那麼懦弱的性格，最後不讓念佛，是我姐姐自己說的，大聲念佛，我聽不清楚。如果要是糊裡八塗的、迷迷糊糊的，人家咋折騰咋是，能往生嗎？不可能。我姐始終是清醒的，你看最後走，上蓮花也報告了，站在阿彌陀佛身邊也報告了，感謝大家為我送行，謝謝，感恩！那個表情動作，光碟都錄得清清楚楚，完完全全是真的，那是一點都不帶摻假的。

因為當時錄這個的時候，同修建議我說，劉姨，能不能把我大姨第二次往生的拿掉，她說那個容易引起誤會。我說不可以，一定要尊重事實。因為我姐事先沒往生之前跟我說了，小雲我這次走，我表兩個法。我說什麼兩個法？因為我不知道，我不理解。我姐說，一個自在往生法，一個痛苦往生法，她簡單這麼跟我說。我說為什麼要表兩個？她說讓眾生選擇，看哪個好他選擇哪個。我認為是慈悲到極處了，才能這樣表演。恰恰是這個問題，有一些同修不理解，認為怎麼還能死兩次？我不是跟大家說，我說不是死兩次，是表演兩次。有的說，為什麼不先表演第二個，後表演第一個？你們先這麼想吧，先表演第二個，等嚥氣，走了、死了，第一個怎麼表演？它這個順序是不可以顛倒的。只有先表演活著往生，然後才能接著表演第二個，你想想是不是這麼個道理？得講道理。所以現在有些人也說這個問題，我從來不在意，說就說，理解了，阿彌陀佛

；不理解，也阿彌陀佛。反正你有緣，你就受益，你就得度；你沒有緣，你就當看熱鬧。是善緣也好，是惡緣也好，那就看你自己的。這是我說的第二個題目。

第三個我自己的親身經歷，昨天我跟大家說了，就是我這次受這個傷，今天還得簡單再說說，因為昨天那個作廢了。有全國的同修還不知道這個事情，究竟是什麼樣，很關心我，所以我簡單再把這個事說一說。六月七號，這個胳膊摔傷的。昨天我可能沒說這個細節，我不是走路走著走著什麼絆了，把我絆倒摔成這樣的，我是站在原地摔的。所以我自己後來開玩笑跟我自己，自嘲，我說妳這老太太挺有本事，站在原地，而且人家擱磚鋪得那地是很平的，我們住宅區的小甬道，站在原地那麼平的道上，能這麼卡跟頭，完了能把胳膊摔成這樣，妳也真是挺有本事。這是我自嘲，我開玩笑。我給你們學學我當時卡的那感覺，因為當時我是出去遛我家的劉優祕，牠跑到草坪上玩的時候，我就站在甬道上瞅著牠，我不是因為攆牠我摔的。我站在那時候，我什麼感覺？因為我特別清楚，我沒糊塗。就好像我整個人這麼旋轉一圈，然後好像誰提著我的兩個肩膀，給我提溜起來了，然後這麼蹲下去的，所以才能把這骨頭摔成碎了，它不是折了。如果我要是走走絆了，無非是把腿碰破皮了，或者把骨頭摔斷了，最大程度摔斷了。但是它能把它摔碎它，而且那個醫生說，不是碎成幾塊，真是碎了。就是這樣的。

所以這個事有同修說，劉老師妳修得那麼好，妳咋還能卡跟頭？我告訴大家兩點，我只能告訴大家兩點，第一點，業障現前。人人都有業障，真是的。業障現前是好事、是壞事？好事。我這次我消個大業，知不知道？沒有病苦，沒痛過，沒用藥，我的胳膊就自然愈合，就好到這種程度，是不是個奇跡？骨科的一個大手術，術前不用藥，術後不用藥，你們聽說過嗎？見到過嗎？而且是六個月

，今天是六個月零一天，摔傷。一次沒痛過，真實情況。是不是佛力加持不可思議？所以這個，你要是不在我身邊，我估計就現在有同修聽了，很可能還有疑惑，是真的嗎？真的。我手術完了以後換藥，不是換的藥，是換紗布，這個紗布拿掉，換一個新紗布，這就是我換藥的經過，怎麼解釋？所以我總結，我說我這次胳膊摔傷，創造了兩個奇跡，一個奇跡是無痛骨折，第二個是無藥治療。說妳既沒有痛，又沒有藥去治，那妳怎麼好的？一句話，念阿彌陀佛念好的，別的任何沒有，我沒有找任何人。昨天我不是說了嗎？有同修建議我快點找師父，一看我摔那麼慘，那時候我這一個胳膊等於我現在三個胳膊那麼粗，整個都是黑色的，都摔到那種程度了。所以身邊的同修心疼我，不知道怎麼辦好，告訴我快點找師父，讓師父幫妳。我說我不可以找師父，不讓老人家麻煩。我說我找師父，師父告訴我，老實念佛，求生淨土，親近阿彌陀佛。我說這都在我心裡，我就這麼做就完了。

我真是念佛念好的。如果有人說，能舉出例子，說她不是念佛念好的，她是怎麼怎麼治好的，拿出例子來，沒有。因為頭四天，我昨天講了，我是坐在床上抱著我這個胳膊念了四天阿彌陀佛，第五天做的手術。然後十四天出院，沒有拆線，二十一天去拆的線。拆完線回來以後，就纏著厚厚的紗布，沒打石膏什麼的，就是紗布纏著。然後就這麼念阿彌陀佛，這六個月就好到這種程度。現在就是不能完全伸直，但是不影響我做其他的事，唯一現在我不能做的，就是我現在暫時還不能磕頭。因為磕頭我磕下去可以，站起來費勁，這個胳膊沒有那麼大的支撐力，往起站的時候費勁。所以我就想再緩一段時間，這個問題也就解決了。所以希望看到這張光碟的同修們，不要再惦念我了，你們看我現在，精神狀態也好，胳膊恢復得也不錯，我是相當相當滿意了，感恩阿彌陀佛，感恩諸佛菩薩

慈悲加持。這是我今天說的第三個例子，因為昨天我大概說了一遍，今天我不再詳細的說了。

說到這，我想說幾點小小的感悟，然後我再說第四段。第四段可能，大概是小刁最擔心的那一段，就是不想讓我說那一段，一會兒咱們還真得把這段給它說清楚。為什麼？咱們都犯錯誤，這回咱們得改，好好說。就說到前三個的時候，我有點什麼感悟？就是第一個，佛力加持不可思議，這個你不可否認。第二個就是心住在佛號上，沒住在這胳膊上，如果我一摔了，我就想摔傷了，挺痛的，這可怎麼辦？我心住在這胳膊上，肯定不會是現在這個結果。我真的從我摔傷那一刻起到現在，我的心時時刻刻是住在阿彌陀佛佛號上，我沒有想到我的胳膊怎麼樣。有的同修不是心疼我、擔心我嗎？我真跟他們開玩笑，我說我是周恩來總理第二，你看周總理不是右胳膊摔傷人就這個姿勢嗎？我說你看多有派，我是總理第二。真是的，你心態一平和，你沒把心住在，我胳膊摔了，以後怎麼辦，那可能你就痛苦了。我沒有痛苦，我這六個月我是天天樂樂呵呵的，沒有愁眉苦臉過。還有一個事，就是說你內求還是外求？我這把是百分之百的內求，沒有一點點外求的想法和念頭，真靈，內求真好使。求誰？求阿彌陀佛。阿彌陀佛就是你自己，求你的自性佛。自己的夢要自己圓，自己的業要自己了。一有事了，有同修一有事了，快點找劉老師，劉老師一說就好了。如果我能幫助你們每個人消業，那好說，我心善良，咱別說慈悲。我心軟、我善良，我不忍心看任何一個同修受苦遭罪，如果你的業我能代你消，那沒問題。但是不是，自己的業自己消，自己的障自己了。你說你欠人家的帳，完了你不還，你讓我替你還。我可以幫忙，是不是？幫助你，但是我絕對代替不了你。這一次我親身經歷我就知道了，真是任何人都幫不了你的忙，你自己來改變你自己的境況。

逆境是一個大好事，我覺得這次我摔傷以後到現在，我跟小刁說，因為她老哭，她心疼我。我說，刁，妳不是說嗎？我每次經歷一次大的磨難，我就升了一個台階。這是小刁以前跟我說的。我說這次大姐給妳做個樣子看看，我這次遭此大難，我一定要升三個台階。過去不是遭一次難我升一個台階嗎？我說這次我升三個台階。可能因為我這種信念、這種力，我覺得我這次摔傷以後這半年，我進步比以前確實是大，這是我自己能感受得到的。還有一點，我都如實的跟大家說，我做這個手術進手術室之前，我姑娘、姑爺、兒子他們不都在醫院嗎？我姑爺就說，媽，張嘴。給我手裡攥著什麼？就是那甘露丸。完了讓我張嘴，他就給我塞到嘴裡了。說媽，妳擱在舌頭底下，不能用水沖著嚥下去，妳就擱舌頭底下，讓它自然化了。這是有同修，因為我姑娘姑爺都信佛，我姑爺說，這是佛友剛從西藏回來，帶回來的。完了我姑娘在旁邊看著說，這可真是親姑爺，給別人的時候給個三粒五粒的還有點心疼，這給他媽，這一把都塞到嘴裡去了。塞到嘴裡，這我已經上了來推我的那個小車，人就開始往那手術室推我了。我舌頭底下一大堆那甘露丸，這咋整，我又嚥不下去。我尋思到了手術室，人家大夫跟我一說話，我沒法說話。人家大夫說妳嘴裡吃的啥？我咋說？我尋思這咋整？在推的過程當中我就使勁用我這舌頭攪和這甘露丸，我想趕快給它攪和碎了，我趕快嚥進去。結果那個東西麻麻溜溜的，給我舌頭尖都攪破了。到了手術室，實際我還沒有完全嚥進去，我尋思反正我能說話了，大夫跟我說話，我可以回答他了。這個甘露丸就是，你就想，從西藏新帶回來的，孩子又這麼孝心，這麼真誠，讓他媽吃，你說這個東西起沒起作用？怎麼驗證？但是我不能就讓孩子這分心意白瞎了，確實是吃這個東西了，沒什麼味，就是麻嘟嘟的，就這種甘露丸。那甘露丸，我閨女說，媽，吃了這甘露丸，這是觀音菩薩

的甘露丸，觀音菩薩就管妳了。這可能心想老媽要往手術室推了，開開玩笑，讓我心裡放鬆放鬆。實際我一點沒緊張，就整個從我推出我病房，一直到手術室，我就像參觀遊覽似的。我不知道那是一種什麼心態，我想看看這手術室是什麼樣，過去咱也沒見識過，我就去參觀的。我就抱著這種心態進的手術室。

最後說第四個，第四個就是說「週年寄語，佛力加持不可思議」。敞開說，不保密，不保留，誰願意怎麼攻擊，誰怎麼攻擊。我跟大家說這個寄語是怎麼來的。我每天在我們小區院裡是繞二十圈，二十圈是繞兩個小時，我走的速度又比較快，兩步一句阿彌陀佛。就是我姐姐這不是十一月二十一號往生一週年嗎？在這之前，我沒有起心動念，說姐姐往生一週年了，我做點什麼，怎麼紀念？沒有這個念頭，我什麼準備都沒有。就是差那麼二三天、三四天，我在繞佛的時候，早晨孩子們說，媽，太黑的時候，妳別出去，妳等亮天妳再出去。以前我是早晨三點鐘出去繞，那時候天還沒亮。這孩子們就不放心，尤其胳膊摔壞以後。所以我就亮天以後，八點鐘左右我出去繞佛去。繞的時候，我就覺得我姐跟我對話。可能有同修說了，妳又搞迷信，妳又搞神通，那人都死了，怎麼能對話？我跟大家說，是一種什麼感覺，不是肉體對話，是不是？確實她這個肉體已經消失了，沒有了，是一種心靈、靈魂、靈性的對話。當時我心裡著急，因為啥，我在外面繞佛的時候，我既沒有紙，又沒有筆，我記不下來。我心裡真是起了什麼念頭？我說姐，妳別著急，等我繞完佛，我回去坐在桌子前的時候，我拿好筆、拿好紙，妳再跟我嘮嗑，完了我好把它記下來。那個時候，我真是這麼起心動念的。結果不行，沒起作用，人家就是接著說，而且都像詩似的，一套一套的。我尋思那就隨緣吧，到時候我要回去能想起來多少，我就把它記下來，想不起來那就是不讓大家知道，跟我說了也就說了

。我當時就是這麼想，這是第一天。

我回去馬大哈似的，你倒坐那想想呀，沒想，完了我又聽經，就把這事給過去了。結果第二天，我還接著繞佛，又出現這種情況，這回引起我重視了，我想是不是讓我告訴大家。我繞完了以後我回去，這回我坐在我桌子前，我是認真的想這個問題，我姐都跟我說啥了。能想出多少？我告訴你們，我能想出來三分之一，那三分之二我就說啥我也想不出來了。為什麼我能想出三分之一？它因為都像詩似的，非常押韻、非常順口，因為這一段我要能想出來一二句，後面那一大段突突突就出來了，我就是這麼想出來的三分之一。所以對不起大家，那三分之二叫我貪污了，不是我不想告訴大家。所以現在我就把我能想出來、記下來這三分之一，給大家先念一遍。念完了以後如果有時間，我再給大家解釋解釋。如果沒有時間，就這麼的。

是這麼說的，說「小妹小妹妳聽著，姐姐有話對妳說，姐別小妹一年整，時時沒有離開過。維次空間不一樣，這個道理妳懂得，一年時間轉瞬過，坎坎坷坷有收穫。歷經風風和雨雨，大考小考緊跟著，可賀考試都通過，境界提高沒的說。我的往生起風波，褒貶不一各有說，歡喜讚歎佔多數，毀謗排斥是有的。末法眾生難度化，這個道理是佛說，緣熟眾生自得度，緣不成熟先等著，待到機緣成熟了，眾生個個都是佛。妳的使命在娑婆，切莫辜負師重托，恩師對妳寄厚望，帶眾無量回極樂。姐姐知妳有大量，一切皆為眾生想，從來不與人計較，忍辱負重是榜樣。妳曾對我這樣說，要學恩師大心量，踏著恩師足跡走，今生一定回故鄉。身負重傷為什麼，為救眾生離苦厄，人們把妳說成神，妳是普通人一個，親身試法眾生看，妳也有苦和有樂。如何對待病和苦，一心念佛無二說，誠敬方能通自性，戒驕戒躁要記清，眾生都是我老師，要把自己位擺正

。妳的手術很順利，姐姐全程在跟著，護法天尊在現場，觀音菩薩親操作，彌陀慈父護嬌兒，無痛無藥真奇特，佛力加持不思議，讓妳親身來經歷。姐姐給妳講故事，溫馨回憶慰妳我，我倆兒時趣事多，姐姐舉例說一個。我是小兵妳是帥，都是妳在指揮我，妳是小妹我是姐，時時處處我讓著。妳的性格很內向，多餘的話從不說，讀書是妳的最愛，讀起書來很忘我，為了節約不點燈，妳把手電藏被窩。媽媽心中犯嘀咕，小雲她在幹什麼，我為小妹打掩護，就對媽媽這樣說，明天老師要提問，小妹她在背詩歌。這個解釋很巧妙，媽媽不再說什麼，爸爸一邊偷偷笑，笑這傻氣老太婆，回憶往事多欣慰，一家和睦過生活。爸媽和我在極樂，現在就缺妳一個，待到功德圓滿日，姐去娑婆把妳接。週年寄語吾小妹，互幫互學共切磋，西歸之路多坎坷，奮勇直前不退縮，帶眾無量回極樂，妳要時刻準備著。以上的話是誰說，切莫仔細去琢磨，就當我在講故事，無說而說無有說。有緣聽了受益大，無緣聽了耳邊過，勸君千萬別煩惱，煩惱必將鑄大錯。浩瀚宇宙多奇妙，諸多事妳不知道，破除我執與我見，智慧之門才開竅。一意孤行妄評論，害己害人真不淺，禍從口出是真語，造作罪業受熬煎。有緣之人要聽勸，迷途知返時不晚，一句彌陀老實念，回頭是岸奔家園。彌陀慈父翹首望，期盼孩兒早回還，諸上善人歡迎妳，三聖接妳回故園」。

這就是我記下來的三分之一，就這麼多。我不知道大家聽了，因為聽了一遍可能印象不是太深刻，剩下的時間不太多，我就不能一一解釋了。我就覺得，你說這個東西你怎麼理解？因為我姐姐比我大四歲，我們倆小時候這個事，我現在我根本我就不記著。姐姐不是舉這一個例子嗎？就是說我在被窩裡打著手電看書，因為什麼？那個時候出了幾本書，什麼《林海雪原》、《野火春風鬥古城》、《歐陽海之歌》、《紅岩》。那個書，那個時候是一塊四五毛錢

一本。但是就這一本書的錢，我得攢好幾個月。都是那字的錢，一分、二分、五分的，我才能攢夠了，我去買這一本書。我特愛看書，買回來我恨不能一口氣我把它看完。結果我媽媽節約，因為就我爸一個人上班，五十八塊五毛錢，供我姐我倆上學，我媽媽是家庭婦女。所以我媽媽過日子特仔細，就晚上不讓點燈。不讓點燈，我還想看這書怎麼辦？我姐給我出個主意，說妳整手電，妳摺被窩裡看，別讓媽看著。完了這樣，我就拿手電把頭蒙上，我就在被窩裡看這書。你想那能舒服嗎？蒙著大被，拿著手電看著書，肯定一會轉這面、一會翻那面。我媽就尋思了，這孩子幹嘛摺被窩裡骨碌來骨碌去，她幹什麼？我姐就跟我媽說，明天老師要提問，小妹她在背詩歌。這個回答不是很巧妙嗎？所以我媽，因為我媽一個字不認，她就想孩子明天要提問，她趴在被窩背就背，反正也沒有點燈。就這個故事，如果我姐這次她要不跟我嘮出來，我是根本就一點印象都沒有的。你說你聽了以後，你信還是不信？溫馨不溫馨？尤其說爸媽和我在極樂，現在就缺妳一個，待到功德圓滿日，姐去娑婆把妳接。因為啥，這一生一世我們就四個人，爸爸媽媽姐姐和我，現在確定無疑了，爸爸媽媽姐姐都到極樂世界去了，就把我這個小不點落在這了。所以姐姐這不也是給我底嗎？安慰我說，妳到功德圓滿，妳任務完成了，姐就去把妳接回來，這四個人就到極樂世界團圓了。

所以聽了以後，我就覺得特溫暖，真是一種溫馨的回憶。就是她說的這些，因為是我自己家的事，我知道以後，我真是挺感動的。就現在誰聽了說，那純粹是說迷信的。你願咋說咋說，你說我迷信我就迷信，你說我神通我就神通，真是這樣。你說如果不是這樣，我真是沒法解釋。就這些話，就說得這麼順，真不是我想出來的，我想不出來，我沒說還給人漏了三分之二。你看我最後這篇稿紙

，這面是這個大字到這，這面是不是密密麻麻的小字。到這原來是最後結尾，這一段是後加的。我說後加就加這一段，就叫我直接就寫在這上了。你說這一段告訴我什麼？估計肯定我這個講了以後，會被人提出異議的，她又搞神通了、又怎麼的。這一段是不是就勸勉大家，你信你就信，不信你就不信，你有選擇的自由，別說三道四，我理解好像這個意思。你看，這說你不知道的事多著，不能說我沒看著，我沒經歷，我就不承認存在，你這樣會造口業的。

所以我說佛菩薩確實是很慈悲很慈悲，我跟你們舉個例子，就是哈爾濱有一個老菩薩到一個道場去念佛，一共念了兩個多月。她學佛的時間比較長，老人家也七十多歲，我沒見過這個老人家。她到道場念佛的時候，正好誰在？就是齊素萍老菩薩身邊的一個李老師，帶著三個護法居士到哈爾濱去弘法，就在這個道場。我去見了李老師和他的三個護法，我們見面了。完了李老師告訴我，說這個老菩薩，就是他們搞活動，什麼活動？懺悔。這一天安排的就是懺悔，誰想上台上去懺悔，誰就懺悔。說那個活動搞得挺成功，很多老菩薩都痛哭流涕，懺悔自己以前所謂的隱私，這把都懺出來了。這個老菩薩老太太，她也上去懺悔去了，但是後來他們說，大家覺得她說跑題了，人家那天安排的是懺悔，她沒懺悔，她說的是感應。大家一聽，可能有人就提出異議，說你看今天人家別人都是懺悔，她說感應，所以就把她勸下來，沒讓她說完。這是頭一天。第二天老人家坐著往生了。當時有同修拿手機照的那個照片，就坐著往生的照片拿給我看，因為我有個鄰居上這個道場去了，他親自在那看見的，他照的。他說，劉姨，妳看看，妳看那老菩薩根本就沒有死相，就像坐那睡著了似的，就這樣一個老菩薩。後來我跟李老師見面的時候，李老師說這個事我就笑了，我說大家福報太薄，老人家最後要跟你們說點真話，完了不讓人家說，給人從台上請下去了。

，人家就沒有說。你說是不是這樣？人不是說嗎？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。據說這老人家已經跟有的同修說了，她要走了。肯定這老人家是預知時至，所以她想最後走之前，跟同修們說點真實的話。結果沒有福報，沒讓人家說完，老人家就走了，可惜不可惜？你想，普普通通一個老太太，可能沒有幾個人瞧得上眼，沒有幾個人把她當作一回事。我一再告訴大家，不要小瞧你身邊的任何一個人，都包括那些個蟑螂螞蟻。師父經常說的，你知道人家是誰？人家老太太確實是，你說走得瀟灑不瀟灑？頭一天不讓說，人家老太太也沒發火，也沒生氣，不讓說就不說，讓下台就下台。第二天，人家給你表演，坐著往生。

所以，我今天我最後我想跟大家說，就是我今天講的這些，你怎麼說都可以，你自己琢磨。我不是說，讚歎劉老師講得好，是這麼回事，不是這樣。你如果說你對這個不太認，你說這能是真的嗎？你還有疑惑，你千萬別造口業。這我真是愛護你，我才這麼說。實際你說了對我一點影響沒有。如果以後有機會，我後面還有一點點沒說完的，明天再講那一講的時候，我把這一段給大家再說說，就是我對今天說的這四個專題，我總的體會是什麼，什麼叫佛力加持，怎麼樣來認識這個問題？剩下一小部分，明天再說。今天時間到了，感恩大家，謝謝。